

說部叢書

第二十九集
第十編

政治小說

外交秘事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



林

說



每集二角

小說月報出版以來。蒙大雅不棄。風行一時。其中短篇小說。標新領異。尤承社會歡迎。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。彙刻成集。名爲說林。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。茶餘飯後。極良好之消遣品也。

陸續出版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中華民國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印刷
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初版發行

(外 交 祕 事 一 冊)

(每冊定價大洋肆角)

發行人兼
著作人

右代表人

印刷人

印刷所

總發行所

分售處

商務印書館

上海棋盤街中市
印 有 模
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鮑 咸 昌
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商 務 印 書 館

上海棋盤街中市
商 務 印 書 館
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
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
商務印書館分館

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
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

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

目錄

卷上

柏林宮中之電信室

古巴之一夜

金庫中之密約

英皇巡遊地中海

桃花協會

俄奧國境之大森林

卷下

夜行汽車

和會議室之畫壁

冤獄

白衣王后

外交祕事卷上

置大本營於巴黎、而足踏東西兩半球之土者、數萬里、中有被欺之皇族、有震懼之大臣、有幸免暗殺之帝王、凡潛伏歐洲近時外交黑幕中之隱謀詭計、至幽極祕、莫不暴露出之、無所掩遁、噫、今之世界、固亦有蘇秦張儀縱橫捭闔其人者耶、然則是書即作爲外交史讀、可也、即作爲戰國策讀、無不可也、

柏林宮中之電信室

俄國中傷英
德之狡謀

一

德故相畢士麥告予曰、嘻、語祕密者、如藏金人緘中、非至必不可啓之時、決不暴露、斯言也、予固嘗憶之、顧當茶餘酒後、輒欲伸紙搦管、述所見聞、則往往有關歐洲列強之祕事、雖然、予猶誓相警戒、意凡足以反覆人間、攪亂國際者、則輒擲筆三歎、而不敢直書、

當南非英特戰爭將啓之前、某大強國、欲狡展外交之策、然不圖欲巧而反拙也、

茲先紀其外交顛末焉、

欲知此事、必先知英與特蘭斯哇爾爭議之起因、與此事之顛末、交涉之大體、顧二國之關係、雖不明敍、人未必懵然而不解也、故仍略其枝節焉、

初、英國輿論、對於特國、譁然沸騰、報章亦和其說、大啓攻訐、人民憤甚、一似大兵旦夕飛渡寥海、而歐洲大陸、遍地將有戰禍者、當是時、歐洲各報、轟傳德帝威廉第二有密電特總統古魯家事、以是、英國朝野上下、愈益不平、揣摩懸測、欲得端倪、有謂德帝爲特之後援者、有謂其欲掣英之肘者、議論紛出、無所底止、向之憤特國者、至是轉而向德、大有裂眦象、不寧維是、向之英艦隊整備出師、以討特者、且遽啟旋欲行、將掉頭以向基爾、德北方無何、警報日三四至、苟危機一發、歐洲大陸之天地、立湮閉於硝煙彈雨之中、斯時何時、則拿破崙第一以後百年、大西洋風平浪靜、刀斗無聲者亦百年、

予浪跡居巴黎、忽得急電、由德國祕密偵探芬凱爾斯坦招之往、心懸懸、不知所

措、然故知此時會、事必異常、逾一時而予身已爲柏林急行汽車中之一旅客、轉目傾耳、則座客所談、皆英德事、掌車數人所談、又英德國交危迫事、及車入德境、議論者愈紛歧、愈混亂、據若所言、則德意志國民、羣要凱塞爾、德皇包圍相詰責、其勢洶洶、曰、何發此不法之電乎、豈與英爲敵、卽有所利乎、今若收回此電、則已、不然、縱英兵侵入柏林、我國民惟有棄甲曳兵、而乞降於英軍耳、人心激昂、未可方喻、凱塞爾至是、乃愀然不樂、而有悔色云云、

未幾、至柏林、乃與芬之密使偕、直入芬私邸、相見不及爲禮、芬遽曰、君今非暇逸之時、其直來化妝室、速易柏林警察官裝、僕將導君入宮、予身以謁帝、予以芬狀色忽遽、無暇致詰、從之入化妝室、於大鏡前、易警官制服、芬曰、君既謁帝、當自知之、君之來此、雖鼯鼠亦不知、卽君且不自知之、顧……言至是、悄然不語、予以芬與予相交十稔、往者探索某案、曾共晨夕、絕未有向予囁嚅、欺隱不言者、至是、頗疑之、乃問曰、君何思乎、芬曰、無之、雖然、君之來事至祕、苟爲人知、將有

不測、予曰、是爲誰、芬曰、誰、予曰、宰相乎、芬曰、邇哉、君如是設想、雖不中、必不遠、予曰、苟欲值宰相之行、則必以君當之而善、若僕者、毋乃不稱乎、芬曰、有是乎、度以僕自哈那巴來、故陛下抑之、命當款賓之職也、予大笑、復曰、嘻、或果以此、不可知耳、蓋德帝固素不喜哈那巴人也、

言次、予易裝訖、迴顧鏡中、則儼一柏林警察官也、於是聯袂登車、入朝、既至、芬鄭重數語、引轡獨返、予獨躡石階而入、

二

予於德帝、已覲二次、併此而三矣、既進、入一常幸御室、帝貌愀鬱、似重有憂者、指玉座一椅、命坐、所語皆要言、帝先問曰、芬凱爾斯坦曾有事告卿耶、予曰、否、無一語及之、曰、朕召卿、非他、凡汝可爲者、當親召卿至、朕且有難爲事、欲命芬爲之、所以特囑卿者、以斯事至重大也、

言至此、取案上柏林新聞、指一則以眎、審之、則電報記錄之下、載有帝自巴黎發

送古魯家電文、帝曰、卿思之、此電朕若何而發、其知之乎、予曰、陛下謂其所發處耶、曰然、予曰、陛下自有電室、密致之耳、言未已、帝突止之曰、否、予竊窺帝、則深目黃瞳、光銳不可逼視、旋曰、卿若是乎、亦信之乎、雖然是訛傳也、脫真有署朕名之電、而入特總統之手者、則必僞造無疑、

帝爲此辯、予姑不辨真僞、顧竊念德帝至今、何猶作此謾語、予不覺私嘲之、帝曰、朕見此報而始知者、欲呼宰相而致詰、則彼且憤憤、謂朕師心獨斷而爲此、朕輒轉思索、以爲或古魯家冀朕相助、故捏是事、以欺報章、使中狡計、顧今旣騰播歐洲、爲時已晚、卿亦知英人之若何憤激乎、卽朕之國民、亦憤激不可言狀、今若不以僞電事證明昭示、則英德國交、直可止於此、朕之冤苦、終無由自白、且對於列祖列宗、卽爲不肖不孝之子孫、何可忍耶、

帝言至是、而兩頰作赭色、予意所言或竟不虛、且帝於怨憤中、又隱懷猶豫迷惑狀、乃稍稍近帝座、將欲有言、帝又曰、今欲實證此事、必先值得發電之所、彼狡者

一旦暴露，則英國之情感，和朕之國民，亦得以鎮定，事機切迫，不能不賴卿爲搜索之。

予默念斯事，關乎德意志帝國之安危，其君主之惶急狼狽，固意中事，予始則心竊竊焉嘲之，及帝熱心向予，予腦固依然冷也，乃奏曰：雖若是，然帝之不免懷疑，……頃所謂古魯家，……予言未竟，帝要遮之，曰：否，古魯家雖可疑，然彼狡者，寧居朕國中，予曰：然則，……帝潛聲曰：卿知朕之國內，所居非南非酋長，而有妄自尊信，以爲霍亨都倫家，必不能爲政之一族乎？噫，予聞是言，知芳言果確，蓋帝固有所疑於宰相也，予曰：小臣不知，帝曰：朕之祖父，亦曾爲電報所紿，而亟亟出奔戰場，大抵一國宰相，野心大啓，以其君主爲犧牲者，徵之歷史，固不少矣，帝之言，咄咄逼人，予無所爲答，既乃避帝之鋒，而案搜索此事之法，予自聞帝言，不覺愀然有所感，苟事有可爲，恨不以頃刻間，而得其真相，以解帝之憂懣焉，事既屬於電信，則處置之法，必先就帝之通信機關，而一質之，念各國有君主專

用電線、脫真有發德、帝署名之電者、其電必不由普通之線而行、而必經君主所用者、予乃逐節請質、帝曰、外國電報、悉經內閣而至、內閣有直隸電信局、出內閣、乃直接中央電信局者、更由此而聯開布爾公司線、至是、予乃略有所會、曰、今此之電、亦經過內閣如常時乎、帝曰、其但經內閣乎、抑自內閣而發乎、搜索之、是卽卿之職也、予曰、然則宮中不置電信乎、帝曰、然、朕有私用電線、然僅用之皇室耳、予曰、不直接中央局乎、帝曰、不經中央局、將何以通信於遠乎、予問訖、亦不甚措意、乃以少頃爲約而退直、

三

予旣出宮、馬車乃瞻內閣、訪宰相於官邸、微示帝意、爲禮未畢、宰相曰、君所言、僕固知之、帝所以作如是云、要不出情理之外、於此而皇惑者、且不僅帝一人……脫陛下必不認之……雖然、探索此案、而不任國內偵探、背理也、況事勢旣切迫、至是、應付無方、內閣殆將束手、藉曰君奉帝命、然內閣乃公署、非君可查勘之地、

脫欲查電信事務、則請往中央電局爲宜、予出不意、以宰相權限而見拒、且言甚決絕、予心極不平、不得已、出內閣、轉而之中央電信局、既至、而審查之、則事有大出意外者、皇帝署名之電、乃直自宮中來、

德帝豈舞弄狡詐以欺人乎、其見予也、貌爲猶豫憤懣之色、而實則運其長舌、以逞其權謀術數耶、善哉、予亦有所自思、意其爲此、或故以眩惑世界、誠未可知、雖然、要不當欺予也、予思至此、興復飄發、又鼓動其平日好奇心、於是再趣皇宮、僞爲了無聞見也者、請於帝、欲一覽宮中之電信室、許之一吏導予入、電信技手而外、他無一人、吏驅技手出室外、予乘隙而近傍發電臺、

予乃以豫定之計、用之此一瞬之時、予故能發電者、立以手觸電機、鞞鞞之聲迭起、

德國駐倫敦公使鑒、……立訪沙士勃雷侯、告以英政府受某欺給之旨、至其實證、不日可達、……威廉凱塞爾、

予一頃刻間、以此僞電、發布天下、予之指方離電機、而技手入、詢其名曰瑞都斯、爲人素正直、無或欺、予乃以平日偵探之故技、熟視其面、曰、子知此電機、爲若何緊要者乎、子若不知、必不能任之也、瑞曰、然、予曰、果爾、則何以置機而外出乎、脫有宵小來、妄用之、則子將以何言塞責乎、此電機者、帝所專用、子知之乎、瑞曰、然、……予曰、子豈曾得帝特許者、予不在電室、可不倩人爲代乎、瑞曰、否、無是事也、惟出外僅二分鐘、則其間、……予曰、其間無意外事、幸也、脫有之、將若何、今僕忽觸念、以爲咄咄怪事、必有隱詭、願子爲我一詢中央局、何如、瑞力辯無是事、而予迭詰不已、乃問之中央局、

無何、予所發電、逐語返告、無一字差、瑞至是、色陡變、及發訖、而凱塞爾之名字見、予冷然、覷瑞面曰、是何爲者、……度帝不親至、而命其侍從來此耶、瑞默然無一語、顏蒼白、而脣顫、予於是更詰以子不置代理人、二日以內、曾幾度出離此室之語。

蓋頃刻不離目於此電室者、惟德意志皇帝耳、帝伺技手偶出、而親入以鼓電機、發電信、曾誰見之、而誰知之、予自初、已疑爲帝所自爲、諱其譎詐、以欺世界、是卽凱塞爾之所以爲凱塞爾者也、

四

予詰問再四、瑞誓言、無一度出室外、予又謂我必爲子保全、毋多慮、脫猶不釋、則當更爲子籌善後之方、不則子將不得免焉、僕不暇爲子憂也、予異言法語、無所不盡、瑞乃大恐、曰、我離此室、實自今始、往者惟一……然甚可信任者……予亟問曰、誰乎、瑞曰、我之義弟也、予曰、彼何爲者、瑞似畏懼、不能遽答、然紫筋見於額、頰、幾若無地自容者、予竊不禁啞然、有頃、乃曰、素爲柏林士官學校教師、機械之學、直是門外漢、與盲目同、我意渠身在旁、當無不協……予問曰、彼何名、瑞曰、西貝林斯基、予曰、波蘭人乎、瑞搖首曰否、俄羅斯人、投籍虛無黨、往曾獲譴、流西伯利亞、旋得間遁歸、今方爲教師、授俄語、予曰、然則渠何以得來此、予是時意象中、

忽得一喻、譬猶目覩一鹿、逸登山巔、而不意道左叢薄中、乃奔出一小兔、蓋予心疑德帝之念、又蓬蓬然起、第未能遽出諸口耳、

其後瑞答言、西貝林斯基者、將與予妹結婚、前夕曾見訪、議婚期、時挾予妹所貽書至、書中囑瑞乞五分時假、而在殿外相遇、瑞得書、卽滯西於室而行、所謂離此室者、惟此一度耳、予旣得端緒、咄嗟間、遂定一計、乃獨行、訪西貝林斯基、及見、突加以一棒喝曰、君前夕訪瑞都斯於宮廷、曾觸皇帝御用電信機、事已暴露、其電之致於誰何、其電文何若、今悉知之、苟速承認、猶可免、不然、則將以西伯利亞逃囚而交付俄國乎、抑以僭用皇帝御名之重大罪人而拘禁乎、二者必居一於是、君其擇之、予旣歷舉左證、西不覺色變、雖具俄羅斯人剛愎之性、且爲虛無黨黨人、然是時之倉皇景象、一如竊盜被獲而受縲紲者、首低垂不得舉、乃悉認不諱、蓋西之謀近德帝御用電機者、爲用於戀女之愛情也、時有狡者、懸重金募能者、苟有以凱塞爾署名電文、達特總統几上者、得上賞、西應而爲是、果得巨金、於是

雲霧倏散、而睹天青、予且自愧、乃三謁德帝、以狀上聞、且直告曰。帝誠非好武、而激成英德之戰、蓋爲某一大國之間諜所給耳。帝曰然。言次、有泰然之色。旋問曰、若是彼爲之者、爲何人主使、卿豈不究其終極乎。予曰、帝惟命搜索電文所發處、小臣之任、僅止此耳。帝曰、誠然、彼二人者、寧宥而縱之、毋太苦也。雖然、沙士勃雷侯、憤激之氣甚盛、卿有間乎、其能附翌旦汽車、而赴倫敦乎、苟能往也、則與朕之公使、同謁英相、而以卿所發覆者直語之、以釋其疑、是朕之大願也。

予敬謹承命、禮而退。帝又止之曰、若公使所、此事朕當親告之。予曰、雖然、陛下、更致一敬禮曰、臣惶恐、以爲帝不必親致電也。帝曰、姑聽卿言。予曰、瑞都斯、若他出、則電信室僅有其他一人……帝色喜、領首者再、予乃出。

夫使英德二國戰、而蒙其利者、果何國乎、是姑不論、顧德苟稍或不慎、則其投入英特戰爭旋渦之中者必矣、今嫌疑既釋、而英於是一意出兵於特焉、

古巴之一夜

美西爭戰
之原因

一

美利堅者、天下至稱爲平和之化身、是則其兵凶之氣、固宜銷爲日月光矣、至若古巴一戰、其原因所在、美總統宣言於前、英下議院明布於後、要已彰著於人耳目間、顧其所宣言所明布者、猶表面之因耳、若夫因中之因、則世界雖大、人民雖夥、度維予一人目擊之、蓋某影術師

我日本名幻燈戲者

實爲投炸藥之人、一經爆發、而竟至構成爭戰之局焉、

予回憶是事、雖在今日、猶肌栗而心悸、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某夕、予羈滯哈巴拿客邸、脫當時予早出逆旅、則美西二國、終不至戰、而哈巴拿砦壘、雖長揭西班牙之國旗可也、噫、言之晚矣、而予心之愧怍不寧者果何如、

予本爲古巴士民代表人、兼西班牙政府委員、雖美西交涉、會議於巴黎、而古巴一島、則有美之後援、尋以西班牙遇事讓步、念事必得速結、而不加措意、某日、有羅馬教一牧師、突如其來、至旅舍見訪、自述其名曰開爾拉、曾任柏林警察官、人